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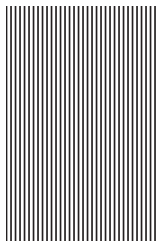
付 伟·美国与中国 :读费孝通《美国与美国人》

自我远 国比家远 天下比国远 那么怎么解释中国传统中“忠孝不能两全”的抉择?怎么解释“天下兴亡 人人有责”?再者 按照差序格局的简单原则 家只是自我向外推的一个中间环节 所以人们应该为了家牺牲国 为了小家牺牲大家 而且应该为了己身牺牲家人 我想这个原则很多人都未必会同意吧?怎么解释“卖身葬父”、“怀橘遗亲”这些典故?怎么解释“以孝治天下”呢?费老举了很多为了家而牺牲国的例子 但无法举出为了己身而牺牲家人的例子。差序格局能解释中国人人际关系的亲疏远近的原因 但是它的缺陷也很明显 向内无法解释己身 向外无法解释国家。它能解释自私的根源 但无法理解中国文化的更高境界。在差序格局的一个个同心圆之间 无论向内 还是向外 都不是机械的“推”的关系。我以为这是差序格局不完善之所在。

似乎说得远了。这些关于美国人与中国人的话大多是凭着直感写下来的 感想和议论也缺乏推敲 恳请方家指正。

[收稿日期] 2010-05-28

[作者简介] 崔 悦 女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。北京 100871



美国与中国： 读费孝通《美国与美国人》

[文章编号] 1001-5558(2010)03-0135-03

●付 伟

[中图分类号] C912.4

[文献标识码] E

费孝通先生的《美国与美国人》以“访外杂写”的方式记录了他 1943 年访美期间对美国的印象。在书中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中国人类学家描写的美国。显然 这个人类学家既不是那个“怀着对野蛮民族好奇心”的人类学家 也不是那个“接受殖民主义资助并为统治服务”的人类学家 更不是那个“试图在原始民族那里挖掘批判当今西方世界的素材”的人类学家。费孝通与他们最大的区别就是 他是作为一个来自“非西方”的作者去描写美国的。

或许 这样说还是不够准确地表达这其中的含义。因为这里“非西方”和“美国”的区别 很容易让人猜想 是不是来自“落后民族”的费孝通想去“发达西方国家”美国学习“先进文化”呢?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面临东方文化的衰落和西方文化的输入 有种文化上的普遍焦灼 而向西方学习直至有一天成为“西方”也成为了当时的时髦话语。费孝通在去美国之前 就借朋友庆堃的书信给我们描述了一个具有伟大“创造力”的美国。不过 和朋友到了美国的激动与欣喜不同 费孝通冷静得多。他此行的目的是想回答:“到底是维持东方文化呢?还是接受一个相当陌生的西洋人的人生态度?”或者东西之间有个可以相互学习之处 有一个“共同的光明”吗?①

从这里 我们看到费孝通既不同于前三种人类学家 又不同于庆堃。因为后四者在对西方与中国的看法中 都有一个预设 西方作为中国的“明天”存在 而中国是作为西方的“过去”存在。这里的“自我”和“他者”是处在不对等的地位 存在着对“自我”对“他者”的一套固定看法。费孝通的努力正体现在这里 他希望把这两者放在平等的位置上 尝试从这两者的对话中实现两者的相互理解。

① 费孝通.美国与美国人[M].北京:三联书店,1985.6.

付伟·美国与中国·读费孝通《美国与美国人》

他在1984年为此书写的再版前言说,他是怀着一定的“立场和心情”去观察美国的,而这个“立场和心情”又是“在中国一定的历史条件下”形成的。承载着中国“立场和心情”的费孝通去解读美国文化,往上一层演变成了对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心平气和的理解,从而“希望有一天所有人类真的成为文化上认同的一家人”,从而克服这样的困难:“不知不觉之间,用了自己文化中养成已经不很自觉的标准,来推测另一种文化中生长出来的人的行为。”^①这即是费孝通先生写作此书隐含的深意。

在历史中解读文化

人类学的任务就是理解各式各样的文化,而“文化是民族在创造、试验、学习、修正过程中积累下来应付他们地理和人文处境的办法”,因而“具有一定的来历”,具有“历史性”。费孝通认为,可以“从历史、地理和人文处境”对一个民族的文化加以说明。^②在《美国与美国人》中,费孝通正是从美国的历史和地理人文背景中去解释美国精神的形成。

费孝通先生在《美国人的性格》中,极生动地形容美国是欧洲“严父”的“负气出了门”的“逆子”。^③不论是追求自由的清教徒,还是到美国拓荒的欧洲饥民,都是不满意以前在欧洲“父亲”那里受到的压迫和饥饿,以至情愿逃到一个荒凉的处所,决心建立一个自由富足的人间天堂。“离家出走”的历史养成“不靠祖宗靠自己”的开拓精神,这是美国伟大“创造力”的来源。

早期的拓荒经历要求美国人都重视自己的“经验”,而不是盲从于传统。美国这段特殊的历史把美国人从欧洲的封建精神中解放出来,养成了民主的品格,认可每个人独立的人格,反对政府干涉个人的权利。这就是美国人精神中自由平等的来源。

“到了外国去了,才知道自己真是中国人”

与中国相比,美国是“年轻”的,这不光是因为美国不到300年的短短历史。费孝通更强调美国开放、充满机会的“年轻性格”,与此相对照的是传统的“生了壳”的“老”的中国文化。这两种文化对人的评价标准不同:年轻文化更注重个人的创造力,而传统文化更重视经验和传统。所以在美国,老人是不受重视的,而在中国,传统、老人意味着权力和尊严。

虽然费孝通认识到,随着科学的进步,老人的尊严不可避免地受到挑战,但他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是矛盾的。传统虽然有坏处,可能阻碍新东西的产生,但另一方面费孝通认为,一切新的东西都是从旧的东西里出来的,新与旧之间的“亲属关系”是不能被抹杀的。“西洋似乎在有意漠视传统,结果连好的方面也丧失了。”^④尊重传统“好”的作用就在于,这样赋予了历史以情感,使得“人生丰富很多”。费孝通以中国人文化中“鬼”的概念对这点加以说明。在中国文化中,鬼是传统落实到了实处的产物,并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,成为了具体的“可爱”又“可怕”的东西。历史通过这样的方式延续,人生活在一条绵延的意义流中,从而生活被赋予了美感和幸福。美国人的文化中没有鬼,只有“超人”。“超人”代表对未来征服的想象,而“鬼”代表对过去的服膺,承载了对过去的怀念以及对未知未来的敬畏。虽然美国人没有“鬼”的生活使得他们生活很轻松而且充满了开拓和挑战的活力,但这是费孝通先生“不愿意羡慕”的地方。我想,对“鬼”和传统如此细腻深刻的把握,若非像费老那样经历中国文化的浸润的人,是很难做到的。这就是从中国角度解读美国的必要性。

中美文化上的区别还表现在两者对待感情的态度上。首先,中国人虽然强调对父母的尊重,但是这种态度“敬”的成分多,“爱”的成分少。其次,中国人是压抑两性之间的感情的,中国是一个“男女有别”^⑤的社会,

① 费孝通.美国与美国人[M].北京:三联书店,1985.80.

② 费孝通.美国与美国人[M].北京:三联书店,1985.206.

③ 费孝通.美国与美国人[M].北京:三联书店,1985.198.

④ 费孝通.美国与美国人[M].北京:三联书店,1985.93.

⑤ 费孝通.乡土中国[M].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1988.43.



而且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,这种男女之间的隔膜是受到鼓励的。这两种文化的差异的背后是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差异。在农业文明的中国,家庭承担了生产功能,人们的实用主义和占有欲望阻碍了两性的感情发展。而美国却可以在两性之间发展自然流露的情感,美国人过着中国人不能理解的感情生活。中国人这种对感情的漠视,背后还以两性关系的不平等为基础,而费孝通认为只有借助科学和工业才能改变。

此外,中国人的实用主义还体现在对待宗教的态度上。宗教和信仰在中国成为了一种“请客、疏通和贿赂”,在美国则代表了一种促使美国人不断要求进步的完美而崇高的“理想”。

“到了外国去了,才知道自己真是中国人。”正是在异国文化的浸泡中,费孝通完成了对自我文化的反思和重新定位。

“科学并不一定带来幸福”

虽然费孝通一到美国就被美国城市表现出的“创造力”所震撼,但是他没有被其淹没,他自始至终都保持着冷峻的审视态度,他看到了所谓“发达”的美国社会存在的问题。

首先,“科学和民主是组成了美国这架单车,但是却没有把美国人真正带往自由。”费孝通分析背后的原因是:“经济自由主义是指部首政治权力的干涉,可是,可以限制自由的不单是政治权力,最重要的是经济权力。”^①在独占经济支配下的美国,在经济上处于劣势的人享受不到经济上的自由,自由竞争的结果是享受这种自由的人越来越少。

其次,美国社会在个人层面上造成了不合适人性发展的社会情态。费孝通看到,技术进步的结果是“人附属于机器”,机器成为了生产的中心而不是人,从而导致了机器对人的统治和个人意义的沦丧。

美国的出路是在于如何使消极的民主变成积极的民主。所谓的消极民主就是美国人反对政治权力干涉个人权利,然而费孝通认为这还不够,而正是美国消极的民主导致了美国民主发展落后于了科学的发展。积极的民主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,即鼓励民众积极参与政治,争取自己的权益。

作为来自异文化的“他者”,费孝通发现了美国社会可能存在的困境,“或许来自非西方社会的经验和观点,对于理解西方社会,也许同样重要。”^②然而,一个“非西方”学者要完成这点,首先要具备文化自信心,否则就会被“发达文化”所“震慑”而没有反思。

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,世界各地之间相互封闭的大门已经开始慢慢打开,文化之间的接触和碰撞已经开始。“各种文化里长大的人不能相互了解是当前世界的一个严重的问题”,费孝通开始看到文化相互理解和沟通的重要性:“如果我们不愿意看到人类自相残杀”,我们只有努力促进这世界性社会的形成。^③要达到这一步,首先要破除“文化中心主义”,但这也不是意味着要走向反面,而是要在相互的沟通和理解中达到一个“世界性社会”,即达到所谓的“天下大同”。阐述人类学所面临的这一新任务,或许正是费先生通过这本书所要达到的目的。

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今天,文化的交流进一步加强,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也逐渐加深。费孝通在书中说到那时的中国人不明白美国人的爱情,可是今天恋爱对于中国人来说还很难理解吗?这是社会发展和文化交融的结果,在全球化的影响下,世界似乎正在慢慢走向费孝通所设想的“世界性”社会。然而,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,文化之间的碰撞和冲突并没有减少,今天影响全球格局的重大事件都与文化的冲突有关。或许费孝通先生提出的这个课题在今天更有其实践的价值和意义。

[收稿日期]2010-05-28

[作者简介]付 伟,男,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。北京 100871

① 费孝通.美国与美国人[M].北京:三联书店,1985.47.

② 王铭铭.中国人类学的海外视野[J].中南民族大学学报(人文社会科学版),2006,(3).

③ 费孝通.美国与美国人[M].北京:三联书店,1985.213.